



玉兰花开

■ 河南郑州 贾国勇

每到玉兰花开的时候,我就会选个春雨绵绵的时刻沿着种满了玉兰的街道慢慢地行走。雨水啪啪地敲打着我的雨伞,也会敲打着街道两边的红玉兰。这个时候,风还是冷的,没有夏日雨中漫步那样的惬意,却能吹醒昏昏沉沉的头脑。当一片片的玉兰花在细雨中跌落下来洒满街道两侧的时候,突然感悟到生命的起承转合天机无限。有人说绵绵春雨不仅仅会催化生命也会摧残生命的光彩。其实,每一朵花的凋零都是生命的重新启程。

古人写玉兰花的诗词很多,我最爱明代诗人陆石写的《玉兰》诗:“霓裳片片晚妆新,束素亭亭玉殿春。已向丹霞生浅晕,故将清露作芳尘。”诗人视玉兰的花瓣是霓裳制成的,直挺细柔的枝干则是女子纤细的腰肢,倚靠在宫殿的栏杆上,给人的感觉是春意盎然。细观花瓣的粉晕由浅入深,会让人想到含羞露嗔的女子娇美。花瓣儿即使落到地上,也同样会散发出清新的芬芳。诗人对玉兰花的描述,我有着切身的体验。我现在的办公室设在二楼,一棵高大的紫玉兰树把窗口遮掩得严严实实。每到春天玉兰花开的时候,隔着窗户玻璃就能看到紫玉兰花如穿紫衣的女人招摇着妖冶的身姿,禁不住诱惑打开窗去欣赏时,扑面而来的是玉兰花沁人心脾的芬芳,长长地吸上一口气,柔柔馨香充溢了五脏六腑。此情此景,和诗人的描述是那样的契合。

玉兰花有很多品种,有木兰、玉兰、望春、应春、玉堂春之分;从颜色上可分为白玉兰、红玉兰、紫玉兰。还有一种黄玉兰,颜色莹黄如玉,非常柔和。又名薔卜,来自梵语 Campaka 的音译。唐代诗人卢纶在《送静居法师》诗中曾经写道:“薔卜名花飘不断,醍醐法味洒何浓。”不过,这个品种很少见。除此之外,还有一个“木笔花”的美名,概因为其花蕾形如毛笔头的缘故。办公室窗口外的紫玉兰也叫辛夷花,在西汉史学家刘向著的《名医别录》中载有辛夷可以“温中解肌,利几窍,通鼻塞,涕出”。前些年漂在北京的时候,每到春暖花开的季节,受不了花粉的刺激就会莫名其妙地鼻腔堵塞、流鼻涕。因为有了玉兰花为伴,自从回到郑州后,鼻炎症再也没有犯过。这从另外一个侧面也验证了玉兰花确实有治疗鼻炎的效果。

在北京工作期间,我有两件事记忆犹新,都和玉兰花有交集。有一年,我去北京西山大觉寺看望做了居士的文友。远远地,在公交车上就看到了大觉寺内有一株“披雪”的树,还有树上的烟雾蒸腾。细观才发现是一株玉兰树。正值开花时节,满树的白色玉兰花已经绽放,像一只只白蝴蝶在树梢翩翩起舞,蔚为壮观。走近玉兰树,才发现玉兰花的花朵硕大,就像一只只白色的信鸽卧在枝头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高大的玉兰树,往日里仅在图书上看到。不过,和她一见如故,被她的雍容华贵所折服。文友告诉我,大觉寺的这株玉兰树是清代迦陵禅师亲手种植,树龄已逾三百年,花繁瓣硕,色洁香重,每每开放之际,会有很多的北京市民前来观看,已经成为玉兰花的北京之最。

从对玉兰花如数家珍般的述说来看,文友真的喜爱大觉寺。

因为工作的缘故,每天,我都要沿着长安街的红墙走上20多分钟。这期间发生了很多故事,最让我难以忘怀的还是红墙下的白玉兰。每每开花的季节,白花、红墙、黄色的墙脊瓦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图画,赏花的、拍摄的,熙熙攘攘,非常热闹。周末的时候,我把这些景观拍摄下来,寄给大觉寺的文友,告诉他说,不仅仅大觉寺的玉兰花美丽,俗世间的玉兰花更加精彩。在我回到这里没有多久,就接到了文友打来的电话,说是我一句“俗世间的玉兰花更加精彩”提醒了他,下决心离开大觉寺在红尘俗世中修炼人生。

所以,每每说起玉兰花,我会和朋友们说,玉兰花是一种有哲理的花,细细地品味时,能从中品味出很多的人生道理。

舌尖花香

■ 安徽巢湖 方华

春天里,百花盛开,是赏花之季,也是啖花的好时节。

说到吃花,有人觉得小资,雅致而具情调;有人觉得不能接受,是对花儿的一种“亵渎”。比如一些饮食文学家就旗帜鲜明地表示:花是用来看的,不是用来吃的。

其实,吃花之事,古即有之。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,夕餐秋菊之落英。”屈原能写出这样的诗句,恐怕不是没有生活的乱抒情。现实生活里,又有几人没吃过花呢?喝菊花茶、饮桂花酒、烧黄花菜、炒百合肉……

花是大自然的一份馈赠,与其让花儿自飘零,不如在欣赏之余善加利用。以花入饌,又何尝不是一种感恩的方式?

那天泡菊花茶,见沸水冲入,三五朵或淡或黄的菊花在杯中起伏,花瓣渐次打开,像是几位素裙的小女子在曼妙起舞,立感赏心悦目。

花是佳人,自然不可亵渎。吃花,当要吃出风雅和品位。比如百合炒芹菜,在我眼里就不是简单的清爽,而有小青蛇伴白娘子的传奇味道。至于玫瑰鱼片,那就有点贵妃醉酒的魅人之力了。鸡鸭鱼肉,本是些大俗的东西,有花相佐,便立有脱俗的感觉。好比一位纨绔子弟娶了一位清新高雅的女子,耳鬓厮磨之下,渐渐消磨了身上的世俗,透出些品位来。

吃花当有两种境界。第一种是“花是花”,面对眼前的盘碟,我们看到的是鲜艳的绽放、美丽的花瓣,如此,难免怜香惜玉,食之就有点心理负担。第二种是“花非花”,仅把花儿当作一种普通的菜肴,是正经的菜肴,就无食之难以下咽之感了。若能造化到金庸小说里香香公主的境界,吃花也就随心所欲了。

在我孩童的时候,乡下的孩子,恐怕没有没吃过槐花儿。那或粉红或洁白的串串槐花,成了春天里孩子们的一道美食。有的人家还用槐花做粑粑,现在想来都诱口水。记得当年村中一个小女孩,胆子特大,见花就食。我和其他一些孩子也是跟在她的后面,才尝到了梨花的清淡、桃花的甜滋、杜鹃的生脆、蔷薇的苦涩……

现在说吃花,不似我小时的解馋儿,更多的是一种品味。有的菜肴里,花瓣儿也仅是点缀,悦人眼目,诱人食欲。若在啖花之时,有人卖弄地对你说,大哲学家叔本华曾说过,花儿就是植物的生殖器,那可真是大倒胃口。

也有人说,吃花这种风雅事,适合诗人和弱不禁风伤春悲秋的女孩子。觉得有失偏颇。若是让林黛玉去吃花,恐怕她宁愿将三尺素绢挂到屋梁上也是不肯的。

花儿讲究的是新鲜,而新鲜是不能保存的,如同青春的容颜。与其哀叹“花自飘零水自流”,不如“有花堪折直须折”。且啖一朵鲜花,让花香永存心间。

望月千番味

■ 安徽池州 石泽丰

月亮挂在天上,与地球相依与共,且遥遥相守。具体挂了多少年,谁都说不精准,只晓得它夜夜到来,像是一种陪伴,不舍。它经历过无数的风风雨雨,从来没有生过锈,就这么一直保持着一种光亮度,也没有谁为它上过色。它夜夜行走长空,曾被冬天的霜雪打过千万次,也从来没有退缩,依旧保持着当初的模样,与芸芸众生会面。

这就是挂在天上的月亮,它教人以智慧。

人赤裸裸地来到人间,又赤裸裸地离开人世,来之无念,去之无欲,就是在这来去之间,人产生了七情六欲。月亮照见了,就那么一点事儿,月亮不说,只把洗礼的光洒下来,洒进人的心灵。人有时背着月亮做一些偷偷摸摸的事,月亮岂不知道?只是它不说,也不值得它一说。人往往就自以为是自作聪明,却不知道是浮云遮住了自己的望眼。

山川大地,夜间有月光倾洒。它照着人世间的万事万物,照着所有的善与恶、丑与美。它把月色洒在人们心灵的波澜上,折射出不同的情绪感光。南唐末代君主李煜得意之时,月亮照进他的心房,他产生过“归时休放烛光红,待踏马蹄清夜月”的欢乐之意。谁知落魄之日,月亮又来了,此情此景,他所生的是“春花秋月何时了?往事知多少”的怀伤感慨。同一个人的心,不同之夜望月却生出不同之情。品月千番味,谁人又相同?唐代诗人张若虚离家望月,将客子、思妇的感情在《春江花月夜》里激起千层浪。宋朝文学家苏轼正因看通人世悲欢离合,它如月有阴晴圆缺,对月表达出了自己在仕途失意时旷达超脱的胸怀。

人类的历史长河中,月亮从来没有缺席过人的精神空间。在“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”的空间里也好,在“明月松间照,清泉石上流”的空间里也罢,抑或是在“月黑雁飞高,单于夜遁逃”的空间里……自古至今,无论哪一篇有月之作,无不反映出人的喜怒哀乐。

小时候我以为月亮属于我一个人的,因为我不管走到哪里,月亮就跟到哪里,当时还流行着一首《月亮走我也走》的歌曲,谁知它们误导了我很多年。用心体察过四十多年的月亮之后,我才知道,月亮属于每一个人,且为大家共同拥有,共同享用。同类人当中,它能让人产生共鸣的意境。在乡间,我不止一次地在月夜行走过,它照着我去与还。有时望望它,它是那样的清亮,挂在树梢,或正从山凹里爬起来,如一张孩子的笑脸,生动,惹人喜爱。这是我儿时见到的月亮,它像我的童年,一直遗落在故乡的那段岁月里。即使今日重回故乡,所见之月,也不是之前的那个模样。

随着年龄的增大,我发现我身边的长者开始陆续地离我们而去——在故乡,在我生我养我的那个地方。最初令我伤怀的是,我的叔祖父离世。在我们万分悲痛的时候,他灵屋上的一副对联刺痛了我的眼睛:“蝴蝶梦中家万里,杜鹃枝上月三更。”看后,一种空旷、幽深、孤寂、悲凉等交织在一起的意境,顿时占据着我的内心,它是多么合情合景。后来,我才知道这是出自唐代崔涂《春夕》中的诗句。他用清丽的语言、工整的格律,把暮春之夜时诗人对家乡的思念写得深婉感人。后来,在南下打工的那些艰难的日子里,我时常在月夜里眼含热泪,因为无助,因为孤独。

望月千番味。每一种心境,每一个月夜,我们都不能完全重合昨夜的心情。现在,我行走在异乡,我所生活的城市里,夜空之上,月亮高挂。无论我站在哪个角度张望,或是在夜晚的哪一个时间段,我所见到的,是它那张发黄的脸。在科技发达的当下,在我们的肉眼里,虽然它的光看似不及一盏路灯明亮,但它永远在天上,永远在人们的心灵深处,调和着人丰富的感情。

